

贈送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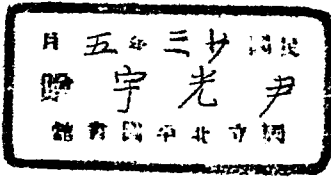
人師與生徒

淡恆道人題

人師與生徒

要旨

此編宗旨純正。議論精透。幽顯並著。事理兼賅。抱悲憫之懷。具規勸之義。『為人師者』讀之。當悚然知責任之如此其重大。『為生徒者』讀之。當惕然知修養之如此其緊要。『為生徒之父兄者』讀之。當曉然於求師尊師之不可忽。而『操教化之權者』讀之。亦當知國家教育之效。在此不在彼。若讀之而謂為『憤世罵時』之語。若讀之而謂為『迷信腐化』之辭。若讀之而謂為『老生常談』無關宏旨。則殊輕視此編。即請轉贈他人。倘荷仁者印送。功德等恆河沙。當道明公。若能印發學校教師。人各一冊。身體力行。敢謂教正人心。轉移國運。指顧間事耳。



人師與生徒序言

人師與生徒。吾曷爲而編輯耶。蓋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善人且不見。奚言多。既不見善人。則師道不立。固不自今日始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諸子九流。競立講席。學術日靡。大道乃晦。今之學爲人師可爲人師而竟不好爲人師者屢屢焉。何也。顧學不可爲人師而又好爲人師並不以爲患者。亦屢屢焉。又何也。夫爲人師者若是。則師於人者亦必若是。更奚言夫師道之立否耶。秦漢而上。政教合一。君相。師也。府史胥徒。亦師也。既教之以六德六行六藝。又必致五至。行三無。與五起。以爲之教。以此教人。人猶有悖道而失德。爭利而忘義者。今之師所教者。果何似耶。宋明儒者。尊德性。道問學。艱苦卓

絕。取義成仁。以此教人。後世尙有訾議其以講學敗亡人家國者。今之師所學者。又何如耶。余亦曾忝爲人師。環瞻內憂。相迫外患。捫心自問。誰之過歟。時寓長沙。於善社中。忽得蜀刊本師說一編而讀之。見其語語針砭。言言藥石。切有中於今師徒隱微深痼之病。爰據此本。刪之增之。補其未備。名曰人師與生徒。刊貢當世。深望今之爲人師。與夫不重視乎師道者。同作他山。藉蓋已過。苟能得二三同情。不嗤收羅之不富。不計文字之不工。不誹迷信之未除。而一爲黠額曰。尙有是處。尙有是處。又或自茲以往。善人且日多見。則豈特余一人之大幸也哉。其間雖有增刪。仍書原著者姓氏。蓋不敢掠前人美也。武陵皆春居士序於獨醒寄廬。



3 0537 6460 5

目錄

序言

正編

退思子說七

石天基說五

陳眉公說一

薛諧律說一

林致之說一

扶化子說七

靈仙子說一

李西樞說一

朱柏廬說一

呂祖諭一

人師與生徒

人師與生徒

補編

韓昌黎師說一

方望溪答尹元孚書一

錢竹汀與友人論師書一

夏之蓉師說一

胡文忠復曾文正書一

顏習齋存學編一

虛白子教言一

附編

功過格六十二則

陰律八條

金科定律二十條

果報錄二十一則

附錄戒淫韻言

人師與生徒正編

武陵皆春居士輯述

退思子說

(一) 世謂庸醫殺人。而吾謂庸師殺人。較庸醫爲更甚。彼庸醫之殺人。不過殺人之生與命。而庸師之殺人。則直殺人之心與性。何者。生徒勿論賢愚。其成敗總聽於師。乃今之爲師者。不教生徒以孝弟忠信。祇教生徒以讀書作文。不教生徒以仁義禮智。祇教生徒以知識技能。謂異日竊官爵在此。攫權利在此。求滿個人衣食住之奢欲皆在此。而爲生徒者。亦但知爲學之爲竊官爵。攫權利。求滿人生衣食住之奢欲。而不知學也者。所以學爲人。遂至終身蔽錮。八德不講。五常不知。以致寡廉鮮恥。大昧心性之本然。而無可救藥。吾故曰庸師殺人。甚於庸醫也。雖然。庸師之殺人固甚矣。而尤不及名師之更甚焉。大凡生徒之學識有大造者。無不入大學。從名師。如能導之以義理。誨之以倫常。



則心性猶可挽回，乃今之爲名師者。吾不敢謂其學問不深也。品行不端也。及一考其從游者。則聰明俊秀之士出其門。姦盜邪淫之士亦出其門。姦貪詭詐之士。亦莫不出其門。且始而聰明俊秀。繼且變爲姦盜邪淫。奸貪詭詐矣。揆厥其由。非名師之殺之而誰殺之歟。語云醫不昌後。請轉一語曰。師不昌後。雖未必盡然。亦未必不然也。謂爲不然。請觀世之爲師者。

(二) 甚矣時師之誤人也。夫人性皆善。而不能不拘於氣稟。蔽於物欲。所賴賢父兄爲之匡扶而啓迪之。然而父兄固親焉者也。親則阻於情而責善也難。於是請師以教之。故子弟入小學時。正宜端其蒙養。以爲作聖之基。吾觀小學校中生徒。往往身無詩書之氣。口滿市井之辭。爲之師者。雖見之聽之。亦有時置之不問。生徒遂習以爲常。而不復知有敬信誠實。其天性即可從此而漓。然而小學猶小焉者也。及稍長。而入中學大學。正宜訓以道義。使之身體力行。以敦倫而立品。乃吾觀所謂名師宿儒。皆以文與藝爲先。而置德行於不論。

於是生徒競尙巧詐。無所不爲。居鄉者攘鷄竊笋。學狗盜而不羞。在城者挾妓宿娼。類獸行而不恥。或杜門不出。促膝而談。便便者皆桑間濮上之音。喋喋者盡泥垣墻隅之語。或左顧而笑東施之醜。或右指而誇西子之妍。或衍說淫書。而羨竊玉偷香爲奇遇。或歌彈艷曲。而謂佳人才子爲風流。談者味爲津津。雖備極形容而恐形容之未肖。聽者情更躍躍。縱力爲強制而終強制之難堅。於是而有老成恂謹之士。而變而浮薄者矣。於是有聰慧挺拔之才。而流入邪途者矣。嗟夫舌駟莫及。語更鄙於齊東。意馬難拴。羣誰空於冀北。故雖有負笈初來者。猶秉周禮。難敵楚咻。始懷鄒魯之風。終染鄭衛之俗。毒攻心矣。病誰療歟。更可惡者。婦女偶逢。必相睨視。加以批評。甚或醜態畢呈。故說一二外國語。以爲調笑之資。事後流連。猶復涎其色美。而時萌私之念。且有以自巳夫婦牀第間事。助談謔而不知恥者。爲師者不惟不能覺察。雖聞之。亦若罔聞也。近更有提倡戀愛。發揮獸慾。自以爲文化導師。以博一時無知之推重。

故其生徒濡染日久。鮮厥忌憚。慾心日熾。天理牯亡。小則品行多污。大則身家俱喪。幸而文藝稍佳。得以勉強卒業。爲師者方自詡教育之功。爲父兄者。亦深感學校之力。而不知子弟陷入孽海。久矣。其次則博常約友。牌日呼朋。喜洋煙之風韻。毒入膏肓。樂房間之笙歌。鬼迷魂魄。種種情弊。至有身死而不悟者。亦有半生夢夢。一旦惺惺。悔造孽之既深。嘆內傷之已重。然而事至於此。嗟何及矣。於是疾首痛心。怨師不敢。而專咎於其友。以爲此交游誤我也。苟非朋從牽引。言不及義。吾何爲至於此。既而怨友不得。又歸罪於學校。以爲苟非入學校。亦何得遇此友也。久之而歸罪學校亦無益。然又慘然自悲曰。吾不爲讀書。何由墮此陷人坑。是誤我者讀書也。究之平心而論。則固非讀書之誤。非學校之誤。而損友之誤也。且亦非損友之誤。而實一般爲師者之所誤也。甚矣時師之誤人也。若夫今日之女學生。則更可悲嘆。青年無知。情慾萌動。既有誨淫之書。以啓其機。又有狂且之誘。以惑其志。交際解放。戀愛

自由。家庭難加以干涉。同學多肆爲邪行。相習成風。羞恥鮮顧。其失身墮胎。以及被騙爲妾。未久離婚。而陷於賁淫。或自尋短見者。已數數觀矣。而爲之師者。乃於講課時。尤不惜故爲悅耳動魄之言以啓其慾念。以結其歡心。且有身任大學教授。而與其生徒。發生種種關係。恬不爲怪。並自刊其情書以售世者。國家不知制裁。而一般有覺悟之父兄。恆不願送其子女入學校。試問國家費無數之金錢。辦此學校。何爲者。

(二) 天下最害人子弟者。惟淫與惡。而陷人子弟於淫惡者。惟學校爲最甚。顧學校之子弟。縱欲貪淫。其旣冠以上。明知故犯者。猶不足惜。而吾所甚惜者。則未冠童子之夢夢也。其閱歷也尙淺。其知覺也未開。乃自入學以來。熟睹師若友種種不正之行爲。始焉未識其趣。而略究其所以然。繼焉漸明其趣。而潛效其所以然。於是乎精未通者而鑿喪以通之矣。精已通者而逞慾以耗之矣。幸無邪緣相遇。未損陰陽之良。然而淫念之深。屢入陽臺之夢。由遺而滑

未老先衰。疾病攢生。痛苦無極。既不可以告父母。更覺難以對人言。古人云。傷精太早。則異日有難醫之疾。良有以也。至此而悔之晚矣。即或未至於此。而精神耗散。亦無以爲他日建功立業之基。况復妖壽者之比比哉。吾故爲教人子弟者恨。而尤爲有子弟者悲。此其一也。至於邪說橫行。陷人子弟於惡。則所謂名師之罪。更擢髮難數。何也。少年子弟。理性未堅。情感易動。時時有良師益友。以爲指導而棒喝之。尙恐不免入於歧途。矧有號稱學者大師輩。欲爲一己之虛名或權利。不惜倡爲異說。以簧鼓青年。而麻醉其腦筋。使之陷溺其中。至死而不知爲師害。故晚近被其害以殺其身者。不知若干萬人矣。彼爲師者。方且忻忻自得。享受其官升財發之歲月。而不稍懺其殺人害人之罪。吾故爲教人子弟者恨。而吾尤爲有子弟者悲。又其一也。

(四) 師之于人。本疏也。而世乃與天地君親並列者。以天地能生人。而不能使人有善而無惡。君親能養人。而不能使人爲善不爲惡。夫是以有賴於師。我

今日爲人之師。而不能教人以爲善去惡。則異日之不敬天地者。師之罪也。不孝父母。師之罪也。不忠其上。師之罪也。以及兄弟不友。夫婦不和。交友不信。與物不仁。戰陳無勇。以暨一切放僻邪侈之行爲。皆師之罪也。夫無故而陷人於不義。其罪尙與身犯同。况以一師而陷此數十人。或數百千人。且此數十人。或數百千人。又出而各陷若干人。更有得志於時者。又將陷害天下國家之人。師之罪。可勝言哉。雖然。師之罪固重矣。延師者。亦不能無罪焉。師道尙嚴。而父母每存姑息者。無論矣。師道宜尊。而官府認爲差使者。則大繆矣。又或有結黨分派。把持教權。其異己者。雖如何之道德。如何之學識。往往不能強佔其一席。甚至應教之學科。因彼派無人担任。竟敢缺之而不授。其同黨派或同學校者。縱其人之無鮮識。品行卑污。而亦可高踞講座。居然人師。世有主持教育者。乃任其若是。無怪乎子弟爲人誤而莫可救藥也。

(五) 擇師之法。品學並優者。爲上。品優於學者。次之。有學無品者。下

下。何也。古人教學。以言教。尤貴以身教。假使師範不端。則弟子必將效尤。而本實先撥。果高才。亦奚以爲。是師之有學不如有品。此古今來所以重人師甚於經師也。顧吾觀有品有學之師。抱道自重。道合則留。不合則去。決不枉道以從人。更不曲學以阿世。須賴賢東主或賢長官隆禮厚意。始可相安。然今之教師。上焉者。藉此以爲終南之捷徑。其次則事此以爲一己之生活。究皆注重於金錢焉耳。有利則趨。彼利較多。則舍此而又趨彼。亦間有故高聲價。辭卑居尊。附和時流。以資標榜。則何怪乎學生鄙視教師爲傭工而不稍加以敬禮也。今之擇師者。往往不以品而以學。且或並不論學。而但慕其虛名。有名者則尊之聘之。無名者則每輕視之而不顧。甚至學校師長。必得強有力之推轂。既其一旦得之。又非阿附逢迎。時奔走於權要之門。黨派之間。決不獲永久其職任。更有無恥之輩。專以文字或演說。指使無知生徒。作種種運動。陷於殺身亡命。而不可拯拔。其個人則貪生怕死。坐視其生徒之死而不恤。最下

者。則又迎合生徒意旨。不以正當課業。督其進益。而日惟恐生徒之反對。且多尋無聊之言論與故事。敷衍其時間。至於學習技藝者。更無論畢業後。是否能盡所長。各有相當之職業。而不使其競入於官吏之途。游民之列。究其所學。農者可爲農否。工者可爲工否。商者可爲商否。問之彼之師。恐亦不敢答曰。確有相當之能力使之可爲農爲工爲商也。嗟夫。害人子弟。豈淺鮮哉。無怪乎青年生徒往往發生無意識之風潮。而不知實爲師長者之不知自重。又實由於擇師者之不知所以重視乎師也。夫既聘師以教我子弟。而又不知所以重之。既有不知重師之東主與長官。當然有不知廉恥之先生。此輕彼佞。此薄視而彼更無聊。一家或一國。費用無數之血汗錢。而乃令子弟明受其大害。果何爲者。若不顧子弟之受害如何。而但圖可以誇耀於人口。我有子弟讀書也。我子弟已入某某學校矣。我辦之學校若干。我之學生又若干。是所謂自棄其子弟與他人之子弟。然則爲師而不立品者。其卑污固屬可醜。彼聘師而不注意擇師者。其

害人之罪。詎可恕哉。近見有爲人師長。而竟率其弟子。牌賭冶遊。恬不知恥。又聞有北平某著名大學教授。膽敢冒大不韙。翻印金瓶梅一書。且加繪無異春宮之圖。以重價出售。且自命爲知名之士者。果文化所自出。應如是。尙復成何國家耶。偷謂非聘此類無所羞恥之教師而師資缺乏也。當道營營如是。而欲國家之不敗亡也。得乎。

(六) 師之道固尊也而亦未嘗不親。惟尊故呼名不呼字。其理甚嚴。惟親故視徒如視子。其情自切。此弟子所不敢忘也。乃今之爲弟子者。甫出門牆。卽視先生如路人。且或見利忘義。排擠其恩師。以自奪其位置。甚有視師爲仇讎者。以情理論。眞與忤逆不孝之罪等。雖然。逢蒙之罪。固不容於誅矣。而羿亦未嘗無罪焉。假非其身有未端。亦必其教多未善。設令循循著誘。則弟子必深明大義。亦何至倍其師。不認其師。而爲南甘蠻馱舌者。然則師旣誤弟子於前。而弟子卽以是報師於後。雖謂師之自取也亦宜。夫弟子之倍師與不認其師。

。固由師之失教也。然亦爲爲師者說耳。若弟子則不可作是想。古人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縱令從事日淺。而旣已受業。何得視師爲路人。至於從事久而受益深者。更宜圖報。吉凶與共。患難不移。生則看問相仍。死則心喪三載。旣不幸而遇無良之師。亦宜自盡其道。積誠感之。使同趨於善。爲生徒者果能如此。則福祿必且無窮。爲農工商者尊師如此。則其子孫。亦必有榮貴者矣。此非虛語。歷觀古今來世家大族。其得以科第縣遠。鄉相不絕者。大都由此也。今亦有弟子重師者矣。其師有權位者。則不論從事深淺。皆趨認之曰此吾師也。有勢力者。亦自認之曰。此吾師也。或一時一事。有益於己身。則亦姑認之爲師。其有大權位大勢力者。雖掛名在學。亦必強認之曰此吾師也。且惟恐此師之不識我爲其生徒。而不得相援引也。反是則深以爲諱。人心澆漓。可勝慨嘆哉。或謂功名以陰德爲主。而子乃謂尊師者。亦可得發達。此何說也。殊不知無陰德者固不能發達其子弟。卽有陰德而輕侮師長

者。亦不能發達其子弟。是故世之享富厚則有餘。求功名則不足。卽由其祇知有陰德。而不知尊師重道者也。

(七) 大凡教育英才。無論家塾國學。要皆碩儒專門。其講習訓誨之精。未必不壓生徒之望。若夫嚴杜諸弊。以保全其固有之天良。與健全之身體。則實諸先生重責也。知之否乎。其闕淫書。談閨閣。事戀愛者。尤宜嚴禁。學課之餘。尤應爲多講餘慶餘殃之理。降祥降殃之說。佐以案證。悚惕其心。又令將蕉窗十則。以及人譜小學集註等書。各置一編。身體力行。其餘覺世名言。暇卽參閱。庶幾義理可以警心。禍福足以動魄。慎毋謂報應之說爲異端。理學之言爲迂論也。况士原先品行而後文藝。卽以爵位功名論。亦豈少高才困頓之人哉。苟徒詈知我無人。無人知我。則亦過矣。爲師者能識此義。而後不至於誤人。而後不至於殺人。或者謂方今得志之人。適與此說相反。則又何也。祖宗積累。遠報子孫。蓋其先世必有孝子節婦純儒義士輩。而或曾爲大陰德事也。

謂予不信。請觀名人祖德錄及廿二史感應篇諸書。再進而言之。今日之所謂福。未必非異日得禍之根。今日之氣燄薰天。炙手可熱。與夫縱欲無厭。貪婪不休者。亦未必不有相當之報在其後也。苟爲師者知害人者人恆害之。殺人者人恆殺之之理。自當盡心教育。不敢稍事放棄其重責。則一般生徒。平時有善言懿行。浸潤於心。將來不爲良士。必爲良民。國家實受其賜。其功豈僅及於個人已哉。

石天基說

(一) 人家盛衰在子弟。其子弟成敗在師長。所以師長盡心。則子弟秀良而家道昌。師長失教。則子弟愚頑而家道替。是師之一身。實人家數世所倚賴也。但寒士不得已借資舌耕。須常思硯田可以積德。亦可以造罪。蓋消磨人館穀。事猶小。而關係人子孫事甚大。今集成說數條，可爲師長之懿範。惟願登師

座者。盡心體此。則養成許多德業。造就許多人材。其功德不可量矣。勿謂其迂而忽之。

(二) 師也者。生徒之所效法也。其師方正嚴毅。則生徒必多謹飭。其師輕揚佻達。則生徒必多狂誕。是以文人才士。雖不必過學迂腐。但儼然爲人師範。不僅言語。應知鄭重。卽一舉一動。亦須加以檢束。令生徒有所嚴憚。有所模仿。否則師不自重而欲生徒之重師。得乎。

(三) 天下罕有不可教誨之子弟。惟諸多掣肘。難行館政者。斷宜辭去。毋貪修金。除此便當隨其年力資分。悉心開導。督課必須嚴緊。講授必須透澈。文藝之外。一切人情世事。品行心術。皆當一一指示。令其朝暮薰習。庶有裨益於身心。若喜其聰明。便不督責。惡其頑鈍。便不鼓勵。或作文不加評改。或讀書不令領悟。或游藝不使精熟。或管束不加認真。悠悠忽忽。誤人子弟。問心豈不缺然。至於曠課閒蕩。一暴十寒。其過尤重。蓋師所曠者一時。而數

十生徒則因之而曠廢者數十時矣。以此遞推。烏有限量。

(四) 師於訓蒙。多不經意。不知初學是入聖之始。尤不可一刻放鬆。童蒙渾朴未雕。苟訓導有法。自能養成令器。他日充之。可望大成。否則亦不失爲馴謹之人。所以一切內外事件。都要時加提撥。不是教他句讀認字。便足塞責。若併此視爲具文。徒藉爲自課自給之資。尤不堪問矣。

學校生徒。無論大小。聚集動以千百計。其師偶不在校。或稍事放棄。則羣輩頑劣。無所不爲。有年弱齒幼。因同學誘開慾竇。斲喪亡身者。有竊取家中物件銀錢。到館博戲者。有逞強鬥勝。跳險負重。傷力成病。終身不痊者。有借名求學。私自結伴游蕩。致成敗類者。若爲師者不嚴立規矩。時刻查點。縱立有條規。又不嚴勵施行。則學徒敗壞。皆其師之罪孽也。且其中多舊家子弟根基深厚者。有過人聰明資質天生者。若能教出數人。功德倍常。不然。修脯雖極微薄。俱係辛苦竭措。若爲地方公款。則又人民脂膏。不知何法得消繳也。

此又爲師者所宜隨地用功之理。然乎否乎。

(五) 寡婦之子。伊母飲冰茹蘖。艱苦萬端。舉目無依。專望其子成立。因無父訓誨。不得不加督責。因無父愛惜。又不忍過於嚴厲。所期爲之師者。寬猛相濟。教成令器。若不加意訓導。致令孤子無成。寡婦失望。視尋常誤人子弟者。其罪更甚一等。至於單傳之子。累世宗祧。關係一身。此種人倘一失教。則其先代更無可屬望之人。何異爲師者斬其數世之嗣也。不讀書人家子弟。其父兄苦不知學。辛勤拮据。勉令其子從師。專心相託。望眼欲穿。若爲師者因其不知而欺之。或謬加獎譽。或任令荒廢。以至從學數年。毫無實際。讀書無成。改業已晚。遂至淪爲棄材。師又豈能逃其罪哉。

陳眉公說

教人之利甚溥。而德亦甚大。師於生徒。如因其質而施以教。教以養身。則弟

子多壽矣。教以修德。則弟子多賢矣。教以經史。程其文翰。則弟子多貴矣。教以技能。課與其事。則弟子多材多藝矣。若師於此數者施於人之子孫。天卽以數者報於師之身及子若孫。若不盡心竭力。因人化導。是操無形之戈矛。戕人子孫之性命。天必有不測之災禍。以殃教者之子孫。此亦循環之理也。如不之信，請數世之不以德教之師。其子孫有幾人昌盛者。

薛諧律說

人之子弟。所藉以承先啓後。關係甚大。卽不託我教訓。存大道爲公之心。尙當曲爲成就。况旣受人之託。得人之脩。須當忠人之事。盡心竭力。認真開導。不負專託之心。果能成就其子弟。光前裕後。卽我之恩德。及於人處。積德昌後。其又何疑。若人以子弟託我。我或不願。或才學淺陋。卽不可受人之託。今人往往徒得修金。草草了事。或自糊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究之不能

成己。焉能成物。使人糊塗而來。終於糊塗而去。承先啓後。一齊耽擱。凡害人者不過害人之身。此直害人之心。並及人家數世。包大尹斷以圖財害命之罪。原不爲苛。爲師者可不引爲戒歟。

林致之說

凡爲人之師者。當知責任之重。崇道義。重廉恥。衣冠不離其身。言笑皆律以禮。以端教人之本。分句讀。明訓詁。講義理。謹課程。以施教人之事。由父兄師友人倫之大。以至心術言貌衣服飲食之節。皆仿先儒成法而行。隨時隨地。誠諭警發。或就其身而體貼之。或迎其機而開諭之。或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或慎其萌芽而防範之。或別其材質而陶鑄之。或辨其習尙而轉移之。何者爲正爲善。爲顯身揚名之事。而鼓舞作興之。何者爲邪爲惡。爲亡身喪家之事。而懲勑遏絕之。何者爲愛國利人之舉。何者爲惑世誣民之具。使之瞭然心中。潛

移默化。庶天性本然之良。不因習染而壞矣。若謂生徒衆多。難以徧訓。則近世所謂注重個性。何爲者。

扶化子說

(一) 古之人。成己而後成物。今之人。每好爲人師。而不自問其德成否也。聘師者亦但視其有無一紙文憑而不問其德與學果可以爲人師否也。富者藉此以驚名。貧者借此以糊口。或嫌資薄而不盡其心。或憚煩苦而不勤其力。往往潦草塞責。不敬其事。詎知教書一道。關係甚大。國家之教化。以我爲興衰。他人之子弟。以我爲成敗。天下後世。以我爲治亂。人心風俗。以我爲淳蒙。責任如此其重。而乃嬉戲承之。烏得無罪乎。或請言其故。曰。天下之人雖雜。鮮有不從書屋中出。後世之人雖靈。未有不賴前人之教。雖教化之責。彼家有父兄。然古人有易子而教之義。則所望者。惟在乎外傳。雖教化之權。國家有

命官。然不能盡人而面命。其所望乎諄諄面命者。又惟在教師。苟爲師者。不憚循循善誘。俾其生徒孝友端方。品重學優。在朝爲忠臣。其有功於天下也不小。在野爲良民。其有裨於鄉里也匪輕。設帳爲明師。其有益於後世也更無窮。故曰國家教化之興。是教師興之。教化之衰。是教師衰之。他人子弟之成。是教師成之。子弟之敗。是教師敗之。天下之治亂。是教師治亂之。後世人心之明昧。是教師明昧之。或乃聳立而嘆曰。由此觀之。胡不齋謂教書人。爲朝廷第一等功臣。又爲朝廷第一等罪人。洵非誣也。

(二) 凡爲人師者。教人之書。總宜多方開導。先將孝弟忠信等善。酒色財氣等惡。逐一條舉。證以史事。俾子弟悉知所以必勉必戒之故。然後授以學科。方不誤人子弟。蓋學文藝不成。不過不得官爵權利而已。若不敦孝弟忠信等善。不戒酒色財氣等惡。卽是禽獸同類。在一家必亂一家。在一鄉必亂一鄉。操一國之權。必亂一國。握天下之權。必亂天下。爲害匪小。不可不慮。又能文

能說之士。無德行以爲之根本。其文字語言。往往不用於正路。或作淫書而亂人心志。或造歌謠而敗人名節。或恃才而侮師長。或逞能而蔑父兄。或以刀筆殺人。或以詞鋒刺人。或著書立說。而變亂天下之是非。或宣傳講演。而淆惑世人之耳目。是反足以益其過而增其禍也。故更不可不防。無如此等大患。爲師者竟不知爲子弟懼。爲子弟憂。而徒慮子弟於區區文藝之末而不能工。不可解也。甚或爲師者。自趨於上述之各端。且從而教其生徒而不知已鑄成大錯大謬。則更可慨也夫。

(三) 子弟讀書求名。要貴乎文德交修。若修文不修德。其過多功寡者。德已薄矣。自不足以保其命。高名必降爲卑名。卑名必降爲無名。文雖工。無益也。功過參半者。德小不能傲命。卑名則終於卑名。無名則終於無名。文雖極佳。亦不能進一步也。觀科舉時代之屢荐不中。與進場卽神昏者。可知矣。所以有志功名者。修文必先修德。若修德而不修文。命雖應有功名。而文過劣。

不能有濟也。雖有揮豪而若神助者。但全然文理不通。亦不能有成也。若在校曠誤不勤。卽受其咎。雖非大惡。不至削名。然天成其才。未必不遲其遇也。所以有志功名者。修德亦必修文。今之爲師者。執一以爲教。其不誤人子弟前程者幾希。

昔聖門教人。入孝。出悌。謹信。愛衆。親仁。然亦必使之學習詩書六藝之文。近世爲人師者。對於弟子。初不爲之說曰。某善何以須爲。某惡何以須去。此心何以能存。此性何以能養。忿何以必懲。欲何以必窒。乃朝夕講求。惟文與藝。學者亦祇知詩書爲行文之資。而不知詩書爲修身之準。祇知藝術爲謀生之途。而不知藝術爲鍛鍊身心之具。視富貴如人生固有之良。以道德爲可有可無之物。此執一之流也。尙得爲聖人之徒哉。

(四) 有志學爲人者。惡固不可不去。而善尤不可不積。何則。凡人之命。至不一也。有貴有賤。貴命雖可昇。要必有善行而後能昇。賤命雖可做。要必

有善行而後能傲。若僅不爲惡。而無善可稱。此之謂庸夫俗子。只可以保命而不至於下降。而欲其培命以上昇也。則斷斷不能。夫我之命。貴與賤。未可知也。如貴矣。而不爲惡以敗之。或可保全其福澤。如賤矣。而不積善以培之。何能填補其歉缺。命既不當得名。則名何由而成乎。雖曰皇天不昧苦心人。此所謂苦心人者。乃苦心修德修行之人也。並非徒事苦讀之人也。何以言之。德行。本也。文字。末也。天道惟善是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故未有舍本而求末者。嘗見文學優長。儘可以博取利祿。平生亦不見其有惡。而竟老於名山。不能上達。此曷以故。蓋不能積善以填補其命之缺憾耳。苦讀一世。而不能有成。豈不精神枉費哉。爲人之師者務必將此積善之理。詳明解說。使生徒深信不疑。則彼之善心自生。然後可以立命。

或者曰。如前所說。教人者乃可用因果報應之談乎。曰。昔子路從孔子於陳。絕糧七日。慍作色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

天報之以禍。(見家語)觀此數語。則孔子平日教人。亦兼善惡報應爲言可知。夫孔子。聖人也。而立教猶必以善惡報應。况非聖人乎。聖門高弟。皆大賢也。而孔子教之。猶必惕之以善惡報應。况非賢者乎。又讀蕉窗十則所云。遇上等人。說性理。遇平等人。說因果。可見教貴因人而施。今之爲師者。雖承聖人之教。而不知其全體。每以報應爲虛誕。不論人之子弟爲何等。或只以性理論之。或並性理而不言。而唯教以名利與文藝。固執不通。豈可使操教化之權哉。袁了凡曰。教子姪輩。在幼時。便當講論一切感應。則善根於心。及其長大。始不至肆行無忌。

(五) 子弟入學讀書。德行爲本。文藝爲末。雖村夫俗子。亦知之矣。豈有爲人之師者而不知耶。而所以祇與生徒言文藝。而不與之言德行者。蓋有說耳。意以忠孝節義等事。書中所載甚詳。而文章之所道者。亦不外是。我能教之。通文理。解書旨。豈有不知忠孝者乎。不知此理雖是。而其功有不能兼收者。

人之子弟。有智有愚。有習染未深者。有習染已深者。有善悟者。有不善悟者。善悟者。知先生祇教我以文藝。而不及德行者。以德行最重。固不待言矣。不善悟者。則曰先生祇以文藝教我。而不及德行者。大抵功名之得失。祇關於文藝不關夫德行也。是以讀詩書。只求章句以爲行文之資料。而不取道義以爲修身之標準。是以視富貴功名爲人生固有。以忠節孝義爲可有可無之物也。此教者之誤教。而學者之誤承。有如此。然則爲師者。於文藝之末。固當與生徒日日講論。而德行之重。尤貴爲學者時時叮嚀。庶幾可以無誤。

世有爲師者。教其生徒。但知望其文與藝之優良。而不期德與行之高尚。何其不明至是。想其受病之根。大都見古今之掇巍科居高位者。其文多出人上乎。不知古今之掇巍科居高位者。不徒文章超出人上。而德行每卓越乎多士。試以明王鏊。清韓葵二人言之。鏊未第時。夜深讀書。有美女私奔。拒之。不納。書於壁曰。美色人人愛。皇天不可欺。女再三求歡。王終面壁不顧。女慙而去。葵未

第時。館於富家。夜有美婢來奔。韓拒之。不一顧。二公之操守爲何如耶。豈僅文字美乎。又金陵朱之蕃。世有陰德。夢神告曰。鎮江徐希孟。當中狀元。以淫一奔女除籍。次該及汝。惜汝不能戒食牛肉耳。未次日焚香誓戒。果中狀元。而徐終身不第。夫一牛肉之食。神且爲之較量。然則古今之掇巍科者。豈僅有其文而無其德哉。世又有見其人決無可稱述。而竟然發達。以爲前說不足憑。殊不知關係又在於其祖若父也。王公治獄。大輿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此盡人所知者也。又明正統辛丑元旦。王用予暨同社諸生。祭文昌帝君。諸生文章。惟俞麟郁從周爲最。若周吉則卑卑不足數也。夜夢帝君召見。獨以解元許周吉。問故。則諭曰。吉祖父俱爲士。從無一字入公門。而且三代不淫女色。並不形人一短。暴人一惡。其祖曾作百忍歌以勸人。感化者多。相沿六十年。父子祖孫。最上陰德。人皆不知。今上帝克嘉。註昌三代。吉茲發元。特福澤之發端耳。由此以觀。則凡古今之掇巍科者。必家有大陰德。不

徒文章好也。又清道光時。川省一文童。文學極高。縣府試俱列前茅。及入院試。題曰。其嚴乎。通篇皆佳。閱者亦甚嘉賞之。惟破承亂寫。道出前人敗德。因以除名。破承云。天鑒在茲。不可逃也。夫三世之冤。非爾所知也。爾雖象賢。烏能爲哉云云。此又前人無德而使後人不能成名之一證。特爲連想述及之。

(六) 凡教人子弟。當知所緩急。首教以敦倫紀。次則義取。又次則養氣。蓋人不知倫紀之當敦。則不可以爲人。不知義取。則無惡不爲。不知養氣。則人禍不休。人而構禍。生死且不可知。欲教何由。假使教人之孝。必先以親恩動之。蓋人知父母養育之苦。而一切不孝之情。自不忍加。次當以子道訓之。蓋人識子道之當然。而一切孝順之事。自不得委。繼當以法律報應儆惕之。蓋人有不報親恩。不盡子道者。或尙有懼王法畏天譴之心。苟至天譴不足畏。王法不足懼。實屬下愚。不可教也。故教人者。必舉此數端。逐一推類。諄諄誥誡。乘機激發。而其道始盡。至教其他之一善。亦宜始以詩書明其理。繼以世

故道其情。次以福報。啓其力行之念。復以惡報。策其不行之志。或從旁面點醒。或就對面針砭。或假聲色警迪。或以情致感格。方窮力竭。久久不怠。斯可謂盡師道。果若是也。師當獲吉報不爽。若徒向生徒囑曰。讀書人心術要端。行爲要正。勿爲匪德。以損陰騭。如此云云者。雖日夕叮嚀。終是潦草塞責。過不可免。安望報乎。

或者謂收拾子弟之惡心。何須如此苦勞唇舌。如能嚴緊功課。使其終日游心於詩書文藝。而一切惡念。自不得生。不知此乃防閑之法。或可及於學校之中。萬不能及於學校之外。夫學校森嚴。聲色貨利。不與之接。此心容可收檢。苟能使生徒入於聲色貨利之場。不受管束。而自能收其放心。而耳目不爲之引。斯謂之善教。教之道何在。仍在平時透說善惡所以當勉當戒之理。與所以不敢不勉不敢不戒之義。俾一般生徒。真知篤信。好善如好色。畏惡如畏砲。則在校在外。自無蕩躪不法之虞。非然者。徒事防閑。而防閑之所不及者。能保其不

亂乎。而况晚近社會環境之壞。至於已極乎。歷觀古今之奸臣貪吏。不一而足。而卒至殞身破家。覆轍相因。比比皆是。此何以故。大抵由讀書時。善惡報應之理。解之不透。信之不真。故不知惡之可畏。報之不爽耳。爲人之師者。願可不留心於此耶。

(七) 每見教童子書習。多不知講究禮儀。涵養德性。送童子入學時。又不知擇良師。意以爲童子無知。祇須認字句讀而已。近世小學課本。其開宗明義。不曰狗子叫。則曰貓兒跳。一切以禽獸爲問答。又無異教其爲禽獸。不知童子年幼。譬之嫩條。欲曲則曲。欲直則直。正好規正之時。倘此時失教。及至性氣已定。習染日深。則反之殊難。故爲童子師者。其責任甚大。苟教之得法。其有功於國家社會亦甚大。願小學規條。前賢言之已詳。茲請略述其概。禮莫切於幼儀。功莫及於蒙養。凡子弟入小學。務令常習禮儀。以變其村俗愚頑或驕慢逸奢之習慣。每見人家小學生。於鄉黨宴會間。揖讓倉皇。舉動陋劣。言語粗俗。

甚或行爲放肆。不知禮義而人笑之者。因並笑其先生矣。是宜先教以揖讓禮。進揖之法。足必恭。身必正。揖必深。下齊趾。上齊額。先禮聖人。後禮先生。始歸位坐。放學亦然。此每日常法也。切不可謂爲多禮。減去師禮。師立受之。亦宜略爲點首。不宜隨意忽視。並令其每日入學時。先向家神祖先一揖。再向父母尊長各一揖。歸家亦然。若察知未行此禮。即斥責之。每逢朔望。令全體敬禮聖人。行三跪九叩禮。爲師者從旁指示。務須從容。不得草率。禮畢。向先生行二禮。先生立受。略俯首答之。久習於是。而揖拜之禮成矣。即行鞠躬禮。亦宜若是也。又宜教以應對禮。凡先生有問。速起立。俟問畢。從容以對。不問然後就坐。於父母尊長前亦然。客至則起。或獻茶。或奉煙。畢。然後就坐。有問則起而對。否則坐。客出則起。俟先生送客後。返坐。久習於是。則應對之禮成矣。又宜教以進退禮。凡行路。足勿高。頭勿搖。肩勿扭。身勿斜。手勿過動。徐徐而行。長幼有序。不越次。久習於是。而進退之禮成矣。

又宜教以言貌禮。凡說話不得高聲。顏色不得亢厲。衣冠必正。瞻視必尊。不許嘻笑怒罵。若察知有非義之言。不衷之服。不正之容。卽行斥責。改之乃已。久習乎是。而言貌之禮成矣。果如是教。而村俗愚頑之子弟。不變爲溫文爾雅之子弟。驕慢奢逸之子弟。不變爲循規蹈矩之子弟者。未之有也。古人云。蒙以養正。聖功也。其關係豈小也哉。宋胡安定弟子之出也。人皆一望而識之。今果若此。人亦孰不景仰其師之善教。與其生徒之可愛哉。至課本之應改良。則又主教育者責也。但爲童子講因果之報應時。有富詳者。有富略者。如淫惡一事。切不可言何以爲淫。反啓其情識。昔有人爲子弟講毛詩而致子弟病滑精死者。然則爲十五六以前之子弟。此事固不可輕講也。

彭癡社說

世有通儒宿學。淹蹇不遇者。正爲誤人子弟之病。徒事舍本就末。忘卻立身行

己工夫。至令斲喪元氣。窮則敗檢。達則墜宗。皆師之失教所致。甚而誹謗佛老。詆毀朱程。貶斥前賢先儒。其罪已重。凡犯此者。若弗悔改。不有奇禍。必有奇窮。更得子孫淫殺或絕嗣之報。後生固不足責。乃德位俱尊。妄思傳世。而不顧實禍。尤可哀也。善書勉人行善。原所以輔國家教化所不及。輒敢肆行攘駁。是其害已害人。潦倒不足蔽其辜矣。夫教弟子與教子弟無異。必勉之熟讀經史以厚其根抵。否則似無楫而欲濟江河也。一切纖巧詩文以及誨淫誨盜之小說等書。概不許入眼。嘗親寫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覺世勸孝惜字遏慾戒殺放生諸篇。置之案頭。題其籤曰元宰必讀書。每晨令讀一遍。朱子小學彙纂功過格二書。則不厭詳說。以長其良心。而天之報我者。如是其篤。(祖孫會狀)孰謂爲師而不可造大福哉。

靈仙子說

凡爲人師者。孰不欲生徒發憤。疇不望生徒成名。不知發憤有方。無事刑威迫脅。成名有本。豈可才智營求。常以孝經與讀。孝心一生。思顯親必思勤學。日以陰鷲爲言。陰德無虧。能立命自能立名。非此之教。徒事文藝。報施不悚於目。善惡不警於心。苟效俞鱗。腹誹父母。削除五福。倘學李登。好色淫人。潦倒一生。他如唆訟則刺舌。安望功名。善謔則敲牙。詎期發達。就令子弟端方。無甚過咎。須知人生命運。不盡顯榮。不教之修德以格天。則無名終於無名。不能培之使有。不教之積德以傲命。則卑名終於卑名。不能培之使高。命既如斯。人亦難強。縱使口講指畫。教得才高班馬。弗能有成。此學彼師。遂至年逾髦期。亦是無濟。况學問之道。不可分心。而少年之行。每多惡習。口過不戒。外驚是耽。何時繫念於詩書。若個留心於學術。學既無成。名亦不就。如此教人。豈不精神枉費。心力徒勞。此事古今皆然。甚可嘆也。

李西澗說

今之爲帥者。能使生徒。工於文藝。徼倖進取。便以爲盡職。而不知其末也。雖生徒之父兄。所望於子若弟者。專在功名富貴。而我之所以教者。正不妨以賢人君子期之。既教之讀書。以爲文章根抵。隨卽於講習時。將書中倫常日用的道理。親切指點。令其反而求之身心之際。功夫兩邊並用。一時兼到。順而且易。則亦何所靳而不以此教之。得了功名富貴。并得爲賢人君子。豈不大好。果得爲賢人君子。而又得功名富貴。亦有何不可。顧乃遂末而忘本。惜哉。

朱栢廬說

教人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所謂法者。不徒記其章句。而當求其義理。所謂人者。不但中試作官。要讀書。要做好人。尤要讀書。而所重究竟祇在

義理。先儒謂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是此等人。讀了後仍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書。此卽教人讀書識義理。且須身體而力行之道也。要之聖賢之書。不爲後世作官中試而設。是教千萬世人做好人直至於大帥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須反之於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方算是讀書。若教生徒。只要他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口內說得幾句雅話。筆下做得幾句時文。未足爲盡師之責也。嘗見人家几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誤。並誤子弟。亟宜焚棄。若留此等書在家。最是不祥。卽詩詞歌賦。亦屬緩事。若能通六經。兼及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性理諸書。斯爲上等。不然。亦只是朴朴實實。將孝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嘗爲講明。昂其身體而力行。難道不成個好人。難道不稱爲自好之士。究竟真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享大名。立大功者。舍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子孫。昔朱子滄洲精舍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

只爲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處。勇猛奮躍。一躍躍出。究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教人者不當取法於斯乎。

呂祖謙

孔孟創師儒之局。俎豆千秋。程朱闡教化之權。馨香百代。天之待師儒。不可謂不厚矣。乃吾觀今之爲師者。往往子弟愚困。家計凋零。禍患連綿。功名坎坷。甚至禳祀斷絕。男女淫佚。奇禍奇窮。莫此爲甚。是豈天之薄今人而愛古人哉。亦由爲師者自作孽耳。卽以小學教師而論。在己卽無本源之學。教人全無養正之功。其課徒也。無非認幾個字。講一篇書。遊戲唱歌一二小時而已矣。至於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以及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理。全不爲之講明。

遂使聰穎子弟。大半變作狂童。沉靜後生。終久染成惡習。或忤逆父兄。或輕慢尊長。或踐踏字紙。或傷害生靈。稍長則欺侮朋儕。窺伺婦女。身犯邪淫。心存利欲。荒學業。鬧風潮。視爲固然。而不知一生之惡根由此種。一生之福祿由此折矣。由是言之。彼教師之罪小乎哉。自此以上。偶或談論理道。便謂予已盡心。不爲講究身心。反謂空言無補。或推不合潮流。免受人摘。或嫌無多薪俸。懶盡其心。不知人孰無良。盡心未必難化。教能敦本。空言亦算有功。豈有身居師位。責任所在。而可恤夫人言。嫌錢之少乎。如此之師。愚甚妄甚。無怪乎不得奇禍。則受奇窮也。再上者。鬻舍似雲。修金如土。生徒多出於富家。講師必來之外國。男女同校。藉爲淫亂之媒。體智并育。無非皮毛之語。若講到陰鷲果報。則謂迷信宜除。苟爲說國故遺風。則謂腐化當革。恐防得罪門生。而管訓之員同虛設。欲徒掩人耳目。而印刷之品半空文。問彼心田。惟陰叢集。考其言行。背聖而馳。嗟夫。心性倫常。全不講究一點。善良子弟。不知

送了許多。即令爾自爲闖君。恐亦不能寬此罪也。夫不畏鬼神之譴責。而只避世俗之譏彈。忍心害理。孰有甚於此哉。無惑乎天罰之日至也。即或獲罪而未報。報而不盡如陰律者。是必其祖宗之蔭有餘。個人前生之福尙未艾也。吾今垂悲憫心。發宏誓願。諭爾爲師者。務於生徒初來時。教之幼儀。授以小學。以鬼神果報悚其心。以孝弟忠信正其始。言語動靜。一毫不要放鬆。行止威儀。半點亦須留意。庶幾有德之機。立於有造之日。而功德爲不淺矣。爲中學大學師者。須知來學生徒。皆私欲滋甚之年。正聖狂分途之際。能於常課外。令晨夕靜誦三聖經一遍。以收斂其心志。更勗奉行功過格。以正其行爲。日用倫常。隨時隨事。懇切指點。因果報應。得閒得暇。不憚唇焦。苟德行與文藝并美。品節視學業更優。則格致誠正之學在是。而修齊治平之學亦在是。其福報又豈有涯涘哉。

人師與生徒補篇

武陵皆春居士編輯

韓昌黎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先。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去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

藥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可復可知。以巫醫藥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之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其道。作師說以貽之。

謹按洪容齋曰。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爲人師者也。予謂韓子所云。聖人無常師。自與見異思遷一無所成者不同。今人非聖人。果有願聞道者乎。其求得有道之師儒而師之。幸毋爲時師所誤或害之也。

方望溪答尹元孚書

戴記七教。分朋友而爲三。朋友之長者。卽師也。其幼者。卽弟子也。師之道。周官復分而爲二。以賢得民之師。乃大司樂職所謂有德者也。以道得民之儒。卽大司樂職所謂有道者也。曩者賢通書於某。辭意類孔石二公之於孫明復。固辭至再三。而意益誠。語益切。遂不敢終辭。蓋以師儒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使時人得聞孔石二公之義。實有關於世道人心。而孫氏之說春秋。某自忖省。亦可以無愧焉。今長君欲學孔顏之學。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朱者。不可以爲師。某章句陋儒。雖粗知禮經之訓詁。於外疏節。亦似無瑕疵。而清夜自思。父母兄弟。無一不負疚於心。所謂薄於德。於禮虛者也。何足以爲長君師。而賢又擬之西山父子之於考亭。則於賢亦爲過言矣。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惟君子乃

能矣。古之以禮成其身者類如此。而世尤近。事尤詳。莫如朱子。長君果有志焉。一以朱子爲師。足矣。

謹案夫以望溪先生之賢而不敢輕爲人師。並爲申言師道之重若此。今之世誰爲能勝師儒之任者。

錢竹汀與友人論師書

足下欲以僕爲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長。則有舉業之文。父兄皆延師以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於士子。本不得稱爲師。而相沿稱師者久矣。漢人於舉主有爲之制服者。而門生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

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所求於弟子者。利也。弟子之所藉於師者。勢也。傳道解惑無有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有明日即背其師者矣。是故一命以上。皆可抗顏而爲師。而橫目二足販脂賣漿之子。皆引而爲弟子。士習由此日媮。官方由此日隳。師道由此日壞。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古之好爲師也以名。今之好爲師也以利。足下於僕。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爲足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

謹案錢竹汀先生亦清時一代經師也。其不敢爲人師。而深辯師道之義若此。今之師。學問道德不及錢。而能不爲名利動者誰乎。

夏之蓉師說

古之師也以道。今之師也以藝。古之爲師者。得之於心。徵之於事。詩書禮樂。達之家國天下。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故曰道也。今之爲師者。本之於心。徵之於言。始之佔嗶訓詁。終之以文詞。而其實歸於無用。則藝焉而已。夫人才者。所以用天下者也。人才之盛衰。由師道之得失。天下日競於無用之藝。而欲以求古者明禮達用之材。其不可得也審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天下之藝。衷乎道者也。非以困天下之才。使之相率而出於無用也。萬物之理。莫備於六經。約六經之旨。而明白簡易上下精粗本末無不該悉者。莫備於四子書。今之爲師者。吾惑已。六經四書。概束之高閣。乃日取坊間雕印流傳。平庸駁雜。淫蕩恣肆。雷同勦襲之文。轉相授受。以爲新奇。夫道降而藝。識者已爲人才憂。况取夫藝之下而又下者與。且其立心於是。則不獨學殖之荒落。而於人世羞恥之事。尙能知之者。蓋亦鮮矣。夫天下不患無才智聰明。足以有爲之士。而當其童穉之年。已沉沒於庸師之手。迨稍稍知自振拔。而時過後學。悔已

無及。其有少年科第。脫穎以去。又不知其所學之誤。直以所學爲無當於用也。而因薄夫藝而益以輕夫師。則道終不明。而天下之人才將益以衰。若夫爲子弟擇師。不復審其授受之故。而惟取其人之易與而受直也廉。彼之用心。吾又惡足以知之。

謹案此篇所言之藝。既非古所謂六藝之藝。又非近所謂工藝之藝。其爲無用可知。惟其痛論時弊甚切。未審現今不知人世有羞恥事者。其多少較夏先生時若何。

胡文忠復曾文正書

天下惟左右近習。不可不慎。左右近習無正人。卽良友直言。亦不能進也。危乎微乎。宮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爲消長否泰之關。昔年在黔。與黃心齋魏將侯縱談。凡官自督撫司道至於牧令。均應歲奉千餘金。或數百金。敦請道德忠鯁

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慮之所不及。必如是而後德可修。名可保也。黃公魏公均躋其言。祖庚寄耳目於撫標弁兵。寄爪牙於盧袁。寄心腹於楊恩絨。未有不潰敗決裂者。近年頗舉此義以戒鄂中友朋。質之高明。以爲何如。

謹案文忠此言。實有合於得師得友之義。古聖伏羲神農以迄文武。且莫不有師。矧其下焉乎。文武以上。邈矣。今有文忠其人者。吾亦將馨香拜之。

顏習齋存學編

大學首三言。吾信爲聖人之言。所學無二道。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修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一二聰明傑特者出。略有所見。粗有

所行，遽自謂傳孔孟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卽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授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地平天成也。文周之治。亦卽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能保合太和也。孔孟之學教。卽其治也。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門人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具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

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安定。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至於後儒。其學其教。有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有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有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苟能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水火工虞之屬而積之。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得實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修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致。大學之道也。

謹案習齋先生。學重實用。而體理兼賅。洵足救末流空談之弊。今之專尙科學而不究明親之道者。詎得稱大學乎。

虛白子教言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並作之師。以爲之率。方今劫運臨頭。世風丕變。師道之不立也久矣。教育無一定之宗旨。施行鮮一定之方針。小學之教。無異教之倣鳥獸。中學之教。簡直教之成惰游。師範則盲以引盲。職業則用非所用。女子祇導之以淫靡。專門又徒事夫皮毛。而所謂大學者。不特非古所謂明德親民之大學。亦非人所謂儲才養士之大學。用夷變夏。毀聖謗神。棄道德。隳仁義。藩籬蹙倒。天良喪盡。道固不足以語此。器亦莫知其當然。習染成風。恬不知恥。國危如累卵。猶日倡其主義學說以啓鬪牆之爭。雖間有一二忠節直諒。誠篤純粹。不事苟同。不合汚俗。求力拯拔者。難敵楚衆之咻。終緘金人之口。祇坐視前途之敗壞而不敢救。國家年耗無數小民之脂膏。辦此學校。何爲者。矧夫生活日高。經費太重。中人之家。竭其歲入。不能供一子女之讀書。而草茅

之中。寒峻之士。實已斷絕求學之希望矣。世有謂此爲貴族教育者。吾甯謂此乃資本教育也。教育平等。平乎否乎。其質性善弱者。固可甘居牖下。其黠傑不馴。欲望高亢者。非武斷鄉曲。爲害一方。卽急不暇擇。挺而走險。而一般趨潮流慕虛榮之女生。爲環境迫。又往往不恤從事於曖昧。競入於歧途。噫。此詎非教之不良有以趨而使然歟。吾言至此。吾甚悲焉。吾今敢鄭重爲下一判決之詞曰。如此教育。應該停辦。毫無疑義。雖然。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國有學。養正之基。固不可廢也。內崇聖學。外篤彝倫。男女有別。階級無分。一切教本。尤宜嚴加編定。務使裨益身心。自八歲入焉。規定八年。而以教中等各校之教師品端學邃者爲之師。以上則設一級分科之大學。曰道。曰器。是二大綱。道之目三。曰孔孟。曰黃老。曰佛。而附之以墨翟。器之目四。曰農。曰工。曰醫。曰技擊之術。孔孟所系。曰德行。曰政事。曰文學。曰言語。而禮樂射御書數必備。黃老所系。曰體曰用。佛所系。曰顯曰密。而天官名相

而天官名相之學附之。農則分水利。種植。漁佃而三。工則分電。金。木。土。染織。繪畫。雕塑而七。醫則分針灸。湯脉。外科。而符咒藥物附焉。技擊則內工與外工並重。然均必訪求海內德成學精之師儒而爲之長。年考選年滿十六。畢業小校之優秀者。嚴其課業。重其廩餼。各按其性質所宜。而使習之。習之必十年。夫既有小學八年以端其始。又歷大學十年以勵其成。再加四年之經驗。方達古人三十而立之秋。漸引進而爲國家社會用。詎得謂遲乎。其不能選升者。農之子。仍使爲農。工商之子。仍使爲工商。若不肯爲農爲工商者。是之謂廢民。罪其父兄。加強制焉。若能於執業敬事之餘。自修補習。遇選之歲。仍準得與考焉。如此則教化較備。師道較尊。救時之人才可出。然而欲躋於太平猶未也。吾悲斯世。吾爲此言。吾蓋俟之撥亂者採用之耳。

謹案此篇於教育時弊。言之痛切。補救之法。亦有至理。如祇認爲神說而忽之。是在操教育權者。目光何如。

人師與生徒附編

南海悟前非居士述

武陵皆春居士增補

(一) 功過格

無量功

透徹聖賢道理。直下承當。爲功後學。

萬功

立德足以化俗。不特學者知嚮善。卽鄉里亦知嚮善。

三千功

成就二三生徒學業。品行俱全。足以繼往開來。或能作一利益萬民之事物。

五百功

諄諄以敦倫務本之學教人。而以身作則。使人取法。

三百功

憂勤惕厲。教育後學。三年如一日。毅然無艱苦怠惰之心。

曲盡勸化誘掖之道。變化生徒氣質。

百功

以正義自守。不曲學以阿世。能教一人免於淫或惡之途。

夙興夜寐。無廢時曠課。律身嚴謹。不牽引於情欲。（如携妓狎優酗酒賭博看

戲吸洋煙等事）以身垂範。使一館肅雍。

終身不與雜事。不涉奔競。人仰聲名。咸欽教化。

在校不許牌賭飲酒。在外不許挾妓吸煙。立法嚴肅。積習革除。

能教化一寡婦之兒。或一孤寒之子成人。

知學者骨肉不睦。夫婦不和。用心勸化。能令自相和好如初。

化學者能守惜字五戒。並化及市井小民。一戒燒灰散棄。一戒拭几作枕。一戒

裹物糊壁。一戒隨塗濫拋。一戒塗抹批改聖賢仙佛經典。

五十功

說理務求切近身心。不尙玄虛。不矜新奇。量材考業。不縱不苛。

生徒中之智者。每每好作聰明。作聰明則多放肆。能化導之使成有用之材。

愚者每耽安逸。耽安逸則昏庸。必提撕之。使勤於學業。

能就生徒啓居寢處寒暑衣食。特加以訓誨注意。俾養成強健之身體。

應授功課。列在章程。必須盡心授畢。勿使受教者。視爲具文可忽。

服食器用尙質朴。屏豪華。能使受教者皆知修儉德。不趣向於時好。

十功

聖經賢傳。時時課之溫繹體貼。勿使廢置。邪教外道之書。淫靡猥褻之文。一概不準觀讀。得譽若訝。益思勤慎以副之。

規矩森嚴。人生敬畏。教誨勤懇。人生感愛。各勤功課。無敢戲渝。一日十功。

五功

人有一長。時爲褒獎。以勸不能者。生徒出入有期。不徇情聽其自便。

聞古今人之言行可法可戒。隨時指示因果。以透掖而警迪之。

評閱課藝。細心刪改批示。勸襲陳文或倩人代作者。必明斥之。使之生愧。遇人毀謗。刻意內省。每事五功。

一功

己所未能。不自隱諱。

一視同仁。不以貧富愛憎。分厚薄之待遇。

作字必令端楷。讀書必求真音。謚字謚音。卽爲調正。

無量過

倡爲邪說。惑世誣民。使人相率而爲禽獸。或陷多數青年於死地。

萬過

著書立說。謗聖誹佛。其書流行者。

三千過

鼓吹生徒。或暗中主唆。干涉國家政治。及地方公事。以遂個人之私欲。

五百過

私狎生徒。作爲妾媵。又或先戀後棄。不顧。

生徒兄弟爭產。不爲勸息。反從中設策。使兩相傾軋。得財者加倍。

三百過

授書傳業。於聖賢經傳不能精確解說。錮蔽學者聰明。其他課業。亦祇敷衍從事。一無所成。

一百過

自曠功課。編纂淫穢說詞。如果流行。按書冊數加過。

生徒在外宿娼挾妓。知之而不痛斥。不明告其父兄。他生效尤者。加倍。

五十過

蒙蔽東家。誘徒爲非。每事五十過。若其徒坐此廢學。加記二百過。坐此破家。加記三百過。

爲生徒夤緣功名。化導無方。

因富貴而生偏愛心。因貧賤而生厭薄心。容縱生徒。每事遷就。希圖下年館穀。或歛用生徒銀錢。

立法過嚴。不近人情。使生徒難從。反致荒廢。或一味柔和。令人生玩忽之心。

十過

好指摘前賢。快一時議論。惑生徒聽聞。其指摘聖佛者。加五倍。

受人供養。教誨在有意無意。一任生徒作輟。不勤課讀。

講書不取精義。徒申浮泛。徇徇私意。致失真理。

生徒藏有邪教外道等書。不立斥燒燬。

自己喜看淫詞小說。致學者效尤。

代生徒作課。蒙蔽其父兄。考課時。預示題目。掩飾外人。挾書如廁。不嚴戒諭。抄襲舊文。不加懲警。

容任生徒狼藉米粒。輕賤字紙。

五過

平時妄語鬼神爲不足信。縱酒及亂。行坐舉止。不循禮法。

隨俗奔競。好與外事。

負氣使性。不耐心引迪。教化愚昧。不得善道。使扞格不入。或矜張傲慢之氣溢於外。使生徒不敢請業請益。

淹留課卷。不卽批改。或不細心研改。率筆批評。

一過

學術茫昧。好爲人師。耽延歲月。誤人子弟。(一日一過)

學規不嚴。致生徒終日游戲聚談。或出外看戲打牌。(一日一過一事一過)

功課不常。事外凌亂。(一日一過)

任生徒習爲市語。(一語一過。其有罵及人父母者。不爲痛懲。其過加倍)

譌字不爲指正。譌音不爲切正。(一次一過)

遇古人言行可法處。不引掖生徒。(一次一過)

生徒有不如意處。不諒其才力不及。責備太甚。(一次一過)

生徒有問。可卽答不答。(一次一過)

見生徒以經籍代枕。或加股上。置檣上。不嚴爲誡飭。(一次一過)

受生徒飲食饋問。嫌其微薄。(一次一過出諸口者加倍)

必要之時。置席會飲。過於豐腆。

右教學微言一册。金陵程氏。著於求無愧我心齋者也。爲功爲過。斟酌平允。法戒昭然。爲師者觀其功條。則知以身教。以言教。而得乎矩矱焉。觀其過條。則淡漢德化。疎忽功課。而有所懲創焉。同一教學。在認真與不認真之間。

功過攸分。卽爲禍福所係。則此一冊，謂之箴銘也可。謹案此冊雖爲教塾館者而定。但推行之學校教職員。亦未嘗不可置之座右。時加質證也。

(二)陰律

皆春居士敬錄

- 一 子弟不敦倫紀。知而不訓者。應得子孫忤逆報。
- 一 子弟習爲嫖賭。不嚴加約束者。應得子女淫佚報。
- 一 子弟放僻邪侈。因師不教。遂至亡身敗家者。應得絕嗣報。
- 一 子弟自相淫辱。爲師不能檢點防閑者。應得子女受人淫辱報。
- 一 不信鬼神。不爲子弟詳說其理者。應得鬼祟相纏報。
- 一 得人錢財。誤人子弟者。應得自身貧窮。子孫愚頑報。
- 一 曲學阿世。簧鼓邪說。害人子弟者。應得絕嗣。並自身墮入阿鼻地獄。永

供毒惡物嚙噬報。

一 以淫詞誘惑男女生徒。遂其獸慾，不知悔改者。應得子女受人淫辱。並自身二世爲娼報。

(三)金科定例

皆春居士敬錄

(一) 教學不忠。誤人子弟。敗壞士習。傷親之德。不待限終。勾入瘦劫。

(二) 士承教學。於聖賢。有繼往之任。於主家。隆西席之尊。於門弟。居君親之列。品隆任重。論報效。固宜盡心竭力。論承啓。亦責任所歸。更屬不可不忠。况一承責。俸重禮隆。合按。殊難容髮之欺。倘教不盡心。以開陳聖賢大道。及講明仁義禮智之端。徒記問詞章。雖勤教讀。未誤館課。照律。科俸。冷退家資。並罰前註科名。不遂。若於記問詞章。亦不盡力。照日。遣生奇疾。一日。其冷退俸金。不減。又或改作怠惰。當改不改。肆加圈點。甚至

不故而半圈半點。當批不批。誤人子弟。查實。一年。罰生敗子。放蕩家規。致貽賣妻妾鬻子媳之羞。二年。加以疾磨。寒苦。又不悛。標入警冊。其冷退俸金。誤註科名不減。又或引徒蕩佚。俾學賭蕩。淫佚奢侈。查實。遣受各報。另行例斬一支。又或學規不立。任徒蕩佚。小盜等件。查實。各報不減。斬一支。又或已學未通。妄承西席。仰原窗技出題。徒技無分是否。一意塗抹。照本抄改。誤人不淺。各報無減。瞽目並斬。又或教授刁唆訟筆。及奸詐欺謀等術。查實。此情。貽害不淺。各報不減。另勾入瘦劫。先受五材兵傷。(三) 蒙以養正。而有等妄徒。略識之無。轉農改藝。謬承西席。徒貪俸利。不知聖賢大道。不知講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端。如是之人。雖日勤訓讀。不稍誤課。其誤入道之基不淺。查實。科退俸金。例斬。若如是更誤館課。致荒人子。查實。例斬。其退不減。並即遣血疾磨身。又不悛。即勾入血劫。又或館課不誤。在館如木偶。任小子嬉遊惰荒。學習蕩佚等件。查實。絕

三代書香。若終不悛。斬。又或教習不嚴。雖不誤課。查實。遣廢入家。生奇怪事。又或教習詞章。雖不誤課。而背書不聽。習字不講。徒事快活。查實。例斬一支。限終。勾入疫劫。又或父母姑息。嚴不準嚴。順應。不詞不退。雖過在父兄。師應歸半。查實。遣疾磨一月。

(四) 爲人之師。必嚴明不詭於隨。莊重不屈其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方爲尊師之道。不致士途之敗。乃今人圖館俸以營生。遂屈身而要媚。於門徒則當責不責。當言不言。當直示而曲隨。當嚴厲而柔緩。於東主則分外奉承。屈身小就。或以智愚。指不肖子弟爲賢明。或以術弄。指頑蠢生徒爲聰慧。於是課詩文則先出稿以哄之。課誦讀則但擇熟而背之。講書取其易覆。習字指爲易成。曾抑思彼以子弟託教於我。該子弟終身之貴賤定此。一生之賢否基此。而我一以欺哄了事。負託之罪。固不可宥。而誤人子弟之罪。更不可寬。查實。凡於門徒一味姑息不嚴。是以承順哄主。一次。計十罪。至三

百罪。遣是非災疾。如所得該弟年俸倍退。以後照加。至貫。遣疾倍退外。卽註入晚年飢餓冊中。限飢磨三年。勾入疫劫。若因此大有誤人子弟。至於終身味昧。另於中年折一目。其後絕書香三代。此以誤一人論。二三四照科。若至五名。卽勾入兵劫。各報如故。若遇不肖子弟。而出稿擇熟以課程。是以智愚主。以術弄主。一次計二十罪。其科罪照前例倍坐。又或承奉生徒。希圖進言主前。爲後日定館之計。是枉道徇人。貪金敗俗。莫此爲甚。因之哄父兄。誤子弟。弊端百出。不可枚舉。如是者一次。計三十罪。其科罪照前例。倍坐。又或功課疏略。雖無一切智愚術弄哄人等情。而任其子弟游戲。查貫。所教子弟多少。一年。每名計罪一百二十。至貫。遣疾。盜倍退一歲俸金。每歲照科。至盈。註入血劫。限終決。盈後不悛。至貫。照上退俸。加折一目。再實。折二目。註入飢餓籍中。限終。先飢苦三年。若至三貫。轉血劫爲疫劫。限卽受三年飢苦。決斬支。其後絕書香七代。若至四貫

。卽勾入疫劫。苦磨三月。斬宗。其後子孫。勾入丐籍三代。絕書香七代。又或陽託盡職。而究告不以實。例與智術弄者等坐。又或因主慢侮。不辭不白。而但挾忿。告不以實。姑從主慢原情照上減一等坐。而該主凌辱斯文。自貽伊戚。亦照例科坐。

(五) 訓讀不以禮教弟子。任其放縱。不以禮待弟子。一意傲岸。限終。勾入疫劫。

(六) 凡立教西席。進退出入。皆宜以道自持。不可卑亦不可亢。卑則枉道徇人。爲宮牆中之罪士。亢則過高無與。而化人之愿難引。所貴權之於義。可則與而否則去。如可與而不與。過爲驕傲。可去而不去。陰加賊害。是皆非義之爲。眞儒之所不敢出。而義士之所不忍爲也。倘有如此。查實。故爲驕傲者。照前驕傲例。減二等。坐。若陰加賊害子弟。內相欺誤。外示忠摯。一年計二百罪。二年削除祿籍。三年奪壽九年。五年斬支。七年註入疫劫。

限終。決不悛。至十年。折目。遣家冷落。至十三年。勾入瘦劫。斬宗。後絕書香一代。

(七) 凡教學束修。爲東者固宜體貼爲師艱辛。既不可圖便宜以薄額議。尤不可減議規以輕先生。其爲師者。尤當以道學自重。不可圖利以自輕。亦不可專利以外理。乃近有貪夫。稍識之無。不知道義。或改藝而專西席之任。或輕身而圖利益之多。遂有議額之外。向東索取。而玷辱宮牆者。此不廉之罪猶小。其輕身辱道之罪甚大。查實。議外索取。但設心未行。一次。計七十過。遣疾。如心願索多少耗退。以後照科。至五次。加一五疾退。以後照科。至十次。照願索多少倍退。至十五次。勾入瘦劫。其後絕書香三代。若索取已行未遂一次。遣疾或非。如心願索多少。加一五耗退。以後照科。至五次。加一七退。七次加倍。疾退。至十次。註入瘦劫。疾倍退外。另退金七串。至十三次。勾決。斬一支。其後絕書香五代。若已遂索。按其多少。每

金一串。計一百過。至五百過。遣疾與非。加一五退。至千過。除照耗退外。另疾磨十三天。以後照科。自千過至二千過。奪壽七年。其後絕書香一代。其退如故。至三千過。奪紀。削除祿籍。其後絕書香二代。至四千過。勾入警籍。註入瘦刼。斬一支。其後絕書香三代。至五千過。即勾入瘦刼。斬宗。其後絕書香五代。若其東視先生如傭雇。無恭敬禮貌之心。而有恭敬禮貌之形。三年不改。遣其子孫扼縣府五次。遲院試三科。仍不悛。再照扼抑。限滿。七年不改。將該子孫祿籍削降一等。再限三年不改。削除祿籍。有恭敬之心。而無恭敬之貌。三年不改。遣其子孫。扼縣府三次。遲院試一科。仍不悛。再照扼限滿。七年不改。將院名削除。即有科甲。限遲五年。許納粟入選。仍不悛。削除。若無恭敬之貌。並無恭敬之心。一恃家財。待如傭雇。三年不改。抑縣府七次。遲院試五科。仍不悛。再限三年。將院名削除。應有科甲。限遲七年。許納粟入試。七年如故。一並削除。若更有凌辱。一

次。卽將該子孫聰慧迷蔽。限三年不改。將應有祿籍。一並削除。若有改心。另申議處。若有扣減短少議定俸金情狀。照陵辱師長例。坐。此例原爲士言之。而連及東之輕師者。蓋因類互見云。

(八) 凡爲師。分甚尊大。惟其尊大。其凡與東及弟子。往來財物。除餽送外。最宜纖忽分明。並明絕其移撥買賣。所以堅己之介節。亦以教弟子砥廉隅也。倘自恃尊大。屢與移撥。或相買賣。移撥則故抗不還。相買則多驅便宜。而彼爲東與弟子者。顧愛體面。不便問取。不便爭值。而我以彼不取移者。遂謝之不與買者則屢與相求。縱所值無幾。而揆之一介不取。殊滋愧惡。查實此情。按其所值多少。三百以前。不論。自四百文起。每金百文計錄十過。至百過。遣疾。如數耗退。以後照科。自十串外。照凡拮借不還。卡驅便宜例科坐。而或所借甚多。該東弟子。相與問取。遂忿其問取。而強以相與。別生計害。或教讀不傾心相與。或講解不明白以宣。或頑蠢不耐耐以教

。如是者照教學不忠例。加一等。坐。

(九)爲人師。各事不整。且因徒(男女生徒一律)俊美戾姦。查實。罰多受外侮。多受訕謗。不悛。例遣科名不遂。再不悛。例斬。又或與徒談論淫佚之事。是教以淫佚也。查實。誤其科名。不悛。例斬。

(十)不重師尊。損親之名。限終。勾入瘦劫。

(十一)凡受業於師。無論師之賢否。既從。總宜真心相與。誠實相承。雜一毫辜負不得。偷以懦弱相狎。或以昧暗相玩。或以疏略而行欺。或以慢惰而相侮。書生而冒以熟。欺。解誤而飾以知。告。作文鈔古盜人。習字潦草塞責。當面誠靜不浮。殷勤不懈。背面輕肆越矩。遊戲徵逐。如是自誤終身。失望父母。貽師惡名。查實。照哄飾欺盜例。坐。

(十二)信道不篤。奉教不虛。或以賢明而目爲疏淺。或傲至理而指爲異途。如是者。一照欺哄飾盜例。坐。

(十三) 背師爲非。致觸怒於父母。而貽臭於先生。查實。照欺哄例。按坐。

(十四) 爽約師前。照爽約父兄例。坐。

(十五) 弟子事先生。必盡事父兄之道。乃爲不失禮於先生。倘或言語不遜。行止不恭。服事少順。交接傲岸。呼召而失唯諾之儀。問對而失承順之貌。責之強悍。諭之違背。盡前盡後之禮有虧。亦步亦趨之行不篤。書策所在。放蕩遷移。器物所安。粗略損壞。或口順心違。面違背悔。或俸餉不恭。追隨不謹。凡上各情。在館之日。固不可犯。卽違而他事。亦不可異。須知生三事一。禮定心喪。築場守墓。經垂炯鑒。故。金科定例。誅伐維嚴。以上所指。每一事一次。計七過。至七十過。遣迷慧煞。迷陷慧性。終不得遂折芹之願。卽有科甲之榮。亦降遣納粟出身。原無泮名者。使其終身潦倒。若貫而半。有科甲者。扣除一等。只註泮名者。卽除其名。另遣受無聊二載。若至二貫。勾入瘦劫。有科甲者。削除二等。若至三貫。一並削除。若無名而

至三貫。卽勾入瘦劫。其後子孫。遺三代書香不發。其或兇侮先生。無論動身行兇與否。但出言辱慢。或手執兇械。雖未近前。而冒犯已甚。查實。有泮名者。削除。無泮名者。遺終身潦倒。多受人辱。若有科甲者。削除泮名。遣由捐納退金。並降一甲。若已近兇。無論傷否。卽無傷而已動手。削除科名外。有名者止。無名者。卽勾入瘦劫。若兇成傷。無論輕重。有名者削除外。另遣。橫退金三十串。限終。勾入瘦劫。無名者。卽勾入瘦劫。其後絕書香三代。而或兇成廢疾。無論有名無名。均卽勾入血劫。有名者止。無名者加。遺絕書香四代。若或兇斃。均卽勾入兵劫斬支。其後。絕書香七代。

(十六) 凡投師之席。師長招呼。及平談坐論。非師有命。雖暑。不可赤身露體。及披衣侍立踞坐等情。倘有故違。臨下自恃狎侮。例減三等坐。

(十七) 從事先生。自恃才高。傲侮師長。或面指改作之錯。或背言改作之誤。百般訾謗。隨地訛誹。遇事慢侮。教訓不率。如是。查有泮名與一甲者。卽

並削除。有三甲者。削除泮名。由納粟入闈。仍削除一甲。再不悛。遣癩魔惑亂其性。如醉如夢。時愈時發。並遣子孫多生不育。限終。勾入瘦刦。

(十八)或素敬師長。偶爾滅禮慢侮。一次。姑計二十過。二次倍。三次再倍。至四次。遣昏迷刻性悟性。一月。懲以改悔。如不省不覺。積至五次。遣縣府不利。院降一科。無名者奪壽三年。其不僅泮名者。姑削除泮名。許納粟入試。仍不悛。無名者。限中年勾入瘦刦。僅入泮者。限終勾入瘦刦。發甲者。削除其甲。

(十九)凡從師之日。承奉服事。一切均隆禮貌。一旦師去他從。則即將前師謗訾。如是者。限待三師如此。削除科名。待五師如此。並削三代子孫祿籍。至七師如此。除各報外。奪壽三年。又或父兄不察。誤聽子弟之言。隨聲附和。或自恃清明。指摘短處。雖黃浪說。以玷師名。或在從師之日。卽聳子弟。暗生輕侮。或給俸不期而歸。殊爲教誨忘恩。縱惡滅禮。查係。該父如

是。長兄附和聳主。卽將該長。勾入瘦劫。限二年決。其子弟除受兇辱外。削除科名。

(二十一)竊師手澤窗藝。如是者。雖與凡盜有異。而實背禮欺師。查實。僅有泮名者。削除。不止泮名者。削除泮名。遣從納粟入試。無名。奪壽三年。其後。均絕書香一代。

以上各條。天津森嚴。可爲師徒炯鑒。其有主持教化之官吏。厥罰尤重。限於編幅。未全鈔錄。勿謂上天可欺。可幸漏網也。此註。

(四)果報

皆春居士補編

(一) 王誥入鄉試。文甚快意。留京待榜。閒行佛寺。遇相者。相曰。君相雖清。失之過寒。縱才高班馬。文超韓柳。亦不能成名。誥不信。揭榜果黜。再往問終身。相者曰。據君骨豈。相敢輕許。但相可憑而不可定。相由心生。君能種陰德。即可挽回造化也。誥歸自思曰。我貧士也。濟物利人。事何能爲。但見近日爲師者。多誤人子弟。我若盡心教導。或者我不負人。天亦不負我也。卽以此爲種德何如。於是教人子弟。盡心不倦。首以孝弟心術爲重。兼及古今善惡故事。貞淫果報。如是數年。復赴鄉試。寺中相者尙在。一見驚曰。公丰采照人。定應高拔。揭榜果中。誥往謝曰。何向者拒我之峻。今日許我之確耶。相者忘其所以。

誥爲述前言。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留心教授。成就人之德業。陰功莫大焉。宜造物之默相也。誥於未入場前。夢神諭曰。汝訓徒腫摯。不負人託。天將報汝以祿位。因陳樂器於前曰。汝請記之。時方獻新器。誥意試題必出此。研考精覈。開題果是樂調四時之和。因得中試。若非德感神佑。豈能致耶。

(二) 宋登。宋仁宗時人。爲塾師。善於誘掖。遇人以誠。入其門下者。必先規以德行。然後課以文藝。雖酷暑嚴寒。訓講并不少懈。因此一時弟子。學成名立者甚衆。其子孫亦皆相繼登榮。熙寧九年。神宗第進士。其長子綰已爲翰林學士。侍上前。及放榜唱名。弟續及二子皆一榜進士。上顧而笑。王恭從旁贊美曰。此皆其父至誠教授所致也。上特賜錦幣旌之。要之人既拜我爲師。

則其終身之成敗榮辱。皆我任也。若不盡心竭力相與有成。何異庸醫殺人乎。所以至誠教授之報。最厚最確也。

(三) 明王正裕。文康公之父也。素貧。以教書自贍。然來學者多村童牧豎。翁必盡心訓誨。課讀精嚴。其徒讀四子書未半。既能明其文字之大意。每與同輩論師道曰。童子一師事我。則終身之成敗在我。可不盡心以教。而負誤人子弟之過乎。又喜講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其家窘者。更不計其修脯。中年無子。意頗皇迫。晚得文康公。登第拜相。二孫官至學士。曾孫二人。皆爲大夫。朱紫相繼。不替。翁享年九十有二。無疾而終。陳眉公所謂師以施於人之子若孫。天即以此報於師之身及子若孫。固其

所也。

(四) 明吉天相。正直端方。性至孝。凡動念。必以天地君親爲本。常曰。人若忘此四大恩。與禽獸何異。其爲塾師。凡教生徒。必先講明此四者。一日。忽有羽士三人至家曰。汝爲人能以孝行率人。可謂名教中人。保汝子孫無淫佚。高大門墻。後三子八孫皆以孝廉稱。官至學士者三人。登仕版者無數。佛家發願上報四重恩。亦此義也夫。

(五) 明洪武時。吳下一名士。年六十餘。一日。語妻曰。我雖未達。幸一生美館。得以成家。夜夢其父曰。你本科第中人。緣處館曠職。削去桂籍。尙自誇耶。其後家遭橫禍。產業亦敗。子孫零落不堪。今之曠廢學生課業者。其鑒於斯。

(六) 袁熊。父輔仁。醇謹樂善。四十生熊。是夜夢熊入室。因以爲名。字曰夢錫。十歲能文。十六入泮。廿四補廩。同里有王鄧符錢四姓。具百金。館熊於清流寺。以授諸子書。鄧子國選。爲人謹樸。次年入泮。第六年登進士。任廣東知縣。又十五年。由府陞道。而王子邦佐。符子合節。錢子青選。俱潦倒無成。熊亦屢薦不中。師弟四人。抑鬱無聊。一夕來一游學者。善卮書。熊率徒求降。帝君臨壇。皆伏。敬叩終身。帝君責曰。袁熊。爾父陰德浩大。註爾廿六歲魁鄉薦。卅六歲中狀元。緣爾爲師。只講辭文。不言心術。變亂聖教。罰降三科。王邦佐。應十八入學。四十拜右相。因十七府試。戲店女黃鸞英。事雖未成。每形於夢。以此罪。降三科。後姦佃戶女。以此罪削相祿。又好宿娼。漁

獵男色。以此罪。又降三科。貶翰林。又平日狂妄無忌。喜訕笑。談閨闈。論人長短。訐人陰私。作謠歌敗人清操。上帝錄其口過。有二千餘條。坐此。盡削祿籍。凡此皆由袁熊爲師。平日不以陰德爲訓所致。教不知本。誤人子弟。亦降三科。錢青選。應登南宮。以抵觸父兄。強姦一女。削除。此由袁熊平日不以孝弟禮義爲訓所致。又降三科。貶爲進士。其徒鄧國選。去歲爲南雄道。喜下屬逢迎。州縣由此多貪。致百姓冤死者二百餘人。祿籍已削。餘殃子孫。此由袁熊當年不以忠廉爲訓所致。降一科。貶爲孝廉。該五十六歲中式。因前月落第。日日怒罵試官。鄙薄陰鷲舉人。又發張生陰私。坐此盡削。符合節。功過相掩。以命終身。示畢。熊及諸弟。伏地哀求。帝君復諭曰。改過乃可贖罪。

修善斯能回天。哀求無益。功名天定。未可輕洩。念爾等父祖。俱有最上陰德。不忍泯滅。故特降於此地。爲爾等析之。苟能實心改過。力行善事。猶有可望。須知自勉。諭畢駕返。自此熊率諸弟。設館於碧泉山。意欲廣勸世儒。以贖前愆。凡來從學。令各書功過格一冊。每夜敬誦一遍。以省一日所爲。又編一冊。將人生所最重。與所易犯者。各著文一篇。以開導諸生。繼照各條。選錄古今報應於後。命諸生各抄一冊。每逢三九日齊集諸生於堂。細讀一遍。又恐奉爲故事。不經於心。俟讀畢。又命諸生。將忠孝節義酒色財氣等事。各作文一篇。或詩。或賦。或歌。或騷。俱不拘體。總要透發。所以必勉必戒之情理。又出一策問。將諸生所違犯忽略者。對症發藥。一一開列細問。必令確實發揮。

不準含糊以對。如是三年。初無懈志。秋試發元。春闈連捷。歸而執前冊。謂諸弟子曰。教人一事。關係甚大。致福最易。招禍亦烈。爾等異日。如欲設教。務須力行此冊。以我先年爲戒。可也。諸弟退。各錄一冊。與功過合。訂名曰碧泉學規。以爲後日授徒計。後符中副車。錢爲孝廉。王成進士。諸生亦多顯科。鄧國選罷職歸里。聞之悔過。日夕焚香謝罪。力行善事。廣勸世人。子孫亦有成名者。觀此教學一事。關係誠大可畏哉。

(七) 徽州程梓庭先生。祖與父。皆清諸生。家亦貧。以課讀爲生。前後幾百年。勤勤懇懇。皆以全副精神赴之。無間寒暑。所成就後學不少。後梓庭莫年登第。累官至總制。其封翁仍用老明經頂帶。嘗曰。吾自有功名。豈必父以子貴哉。其曾孫輩近亦接舉。

秀孝。詩書之澤。方興未艾。誰謂田硯營生者。不可以積功累仁耶。

(八) 清時金陵老學究。以教養弟子爲任者。曰吳繩天一。林曠青。雷。莊元燮位中。皆有師範。子孫昌盛。又有林潤字雪情者。以副貢生。擅文名。尤精宋五子之書。教弟子以少儀小學爲主。洒掃應對。彬彬有禮。凡子弟頑劣者。入林館。皆循謹矣。有富室以重聘延致其家。先生卻之曰。禮聞來學。不同往教。故終身設帳鷲峯寺中。凡三十餘年。置數十榻以待生徒。晝日講授不倦。夜則數起秉燭。徧視諸榻。恐有潛出遊蕩者也。生徒寄宿者。必問其父母年齒。其年衰者。命五日一歸。未衰者。十日一歸。及復來。必問其定省起居甚悉。拱手立而聽。每春秋佳日。或携弟

子游賞。遇有時品。必曰爾曾以此品養父母乎。弟子窮乏者。不取束修。且餽給之。曰持此以養若親。有老儒孫鈴教讀洞神宮。能默誦十三經。每旬日必寫爾雅一部。林重其品。率弟子往見。弟子問孫先生曰。爾雅何篇最要。孫曰。釋親最要。林先生曰。何謂也。孫曰。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凡九族之親。皆由父兄推也。林曰。敬聞命。乃寫釋親以教人。其弟子登科第。勵名節者甚衆。子端字章甫。嘉慶丙子解元。孫先生。年三十餘。失偶。不復娶。子亦歿。但其及門。亦多掇科第。得壽尤高。洞神宮羽士安鶴壁者。有道行。夜夢天上有霓旌導兩仙人。將迎拜之。近視。則孫林二先生也。未幾林以無疾終。孫預知死期。曰。吾於某日。訪林先生矣。聰明正直爲神。詎不然歟。

(九)孝廉王臣。其友將亡。託之以子。王教友子。勝於己子。一日。王出外。友子見鄰女美。心欲私之。用金買女寄母王氏引誘。王氏約友子。明日至家。潛於臥房。再迎鄰女宴會。是夜王夢友來捉命。曰。我待君子頗厚。反來捉命。可謂義乎。友曰。君教我子專務文章。不過釣取聲名而已。不知成名要文字。尤要德行。今吾兒不聞陰鷲之說。恃富宣淫。金賂王氏。約明日強姦鄰女。上天震怒。議除吾兒孝廉。又短壽數。又絕後嗣。君無德教。亦削甲第。是自取之不足爲恤。可憐我兩世陰德。始錫一子孝廉。一孫廩貢。今緣君不善教。遂殄滅殆盡。是君殺吾滿門。吾獨捉君之命。還是念及朋友。王曰。爾子淫。我未教之淫。爾何罪我哉。友曰。爾平日不戒吾子淫。即是教吾子淫。王強辨曰。我已

戒之。爾子不聽。奈何。友厲聲曰。天地間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吾兒中材。何言教不轉。文字。爾亦教轉矣。明係未教。何強辨爲。遂以手挽王頸。王驚醒。甚異之。星夜奔回。責友子。初不認。語以夢。友子愕然流涕曰。今後誓不妄行。王見悔悟情真。遂恕之。於是搜錄果報。日戒諸生。後復夢友曰。君使吾兒改行。能免天譴。又能謹戒諸生。上帝復君進士。又賜翰林。明春當顯。特預報之。次年果然。後友子亦獲鄉荐。一孫廬貢。如其言。謹案不戒其淫。即是教淫。語何深切。而著明哉。吾不知今之人師。日以誨淫爲學者。其受惡報。當何如也。

(十) 廬陵王茂才。家貧。以訓蒙爲業。盡心講貫。手口交疲。惟恐誤人子弟。雖親族中有冠婚喪祭諸事。悉俛人婉告之。不親慶

弔。寒暑如是。疾痛不廢。自十九歲課讀。以迄五十九歲。四十年如一日。雖大比之期。亦惟恐有荒館政。不肯赴試。人多笑而迂之。而所授徒。入膠庠登鄉荐者。接踵相繼。不踰時。其家亦皆相繼以科甲起家。且有爲顯宦者矣。天之報人。不及其身。必及子孫。是可徵也。王先生亦何嘗迂哉。

(十一) 清乾隆間。有楊御史某在京與一道士善。道士能見鬼。言午後鬼出。或大而長。或小而矮。或老或少。無處不有。或食煙。或吸氣吸精。或嚙人畜所食之餘。正法念經所云隨其所作。而受業報者此也。一日來楊館。笑曰。君廚下有偷食小鬼。今投生矣。特不知何家償其債耳。楊因言近日得一子。令媪抱出。道士審視。愕然無言。楊怪之。延入幄。密叩再三。道士歔歔曰。君

曾作何孽。偷食兒。爲爾子矣。楊曰。吾自信無大過。但微時。爲童子師。稍懈怠耳。道士拍其背曰。妄食東人粥飯。廢却子弟歲月。尙不爲大過乎。道士拂衣去。後此子長。日事酒色。田盡則掘屋磚換酒。竟不識一丁而終。

(十二) 福建湯再可。好學不厭。其教授生徒。尤殷勤盡力。常以誤人子弟爲慮。遇頑梗者。終夜難安。必思所以不受教之故。明日再加意焉。人問。公何苦心若此。公曰。爲人之師。如作木匠。木有曲直。器有方圓。必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後可稱良工。倘不經意。漫無準繩。徒怒其曲而不可直。圓木爲方。則木滿牛山。皆棄材矣。持論如此。其造就可想。公由補考入泮。二子銘執一入泮。一於咸豐辛酉領鄉荐焉。

(十二) 明萬歷間京口一士人張某。有文名。七試不得采芹。一日求夢於帝君。帝君怒曰。爾十五年設帳。凡歷五家。束修殊厚。不思盡職。講習孝弟詩書。每爲生徒改作文字。欺誑東家。悞其子弟。且與諸生同樗蒲。爲師者當如是乎。張驚懼而覺。方圖自改。不數日。其徒因賭而鬥。擊死一人。張被株連。受辱不堪。所蓄修金。因此以盡。遂悒悒而死。

(十四) 建安周某。以耕牧起家。晚生一子。延隣生徐某訓之。子八歲。卽入塾。隆禮厚饋。有大戶世家所不及者。賓主師弟。相得甚歡。八年而周以病歿。子已十六歲矣。徐卽誘之爲不善。又因以爲利焉。周母知之。銜恨氣憤而亡。徐遂主其家政。而周子日漸淫蕩。不五年。已耗其產之半。一日。徐在家午睡。忽見周

某持鎗入。直刺其心胸。頃刻死矣。時家中見者二十人。家止一子。夜半亦死。婢妾星散。周子目擊其事。始大覺悟。修復父業焉。此可謂頑師之顯報矣。

(十五) 鄞縣某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忽夢至冥司。遇一吏。乃其亡友。因問已功名壽數。吏爲稽籍曰。君壽未盡。而祿已盡。將不久墮鬼趣。更何望于功名。生言平生以館穀糊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而疎於訓課。冥法。無功竊食者。卽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濫支。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減食祿也。醒而惡之。旋病膈疾。逾年死。阮君山侍郎嘗言。士君子無持刀殺人之事。惟庸醫誤人性命。庸師誤人子弟。其罪無殊於手刃。誠哉斯言也。

(十六) 王蘭溪孝廉。秀水縣新塍鎮人。本非士族。至其父藉微資以經紀而已。並無他德。而獨好尊師。延某課其子讀。特加禮焉。通鎮不乏富戶。凡延師必計較於束修之多寡。供膳亦薄。王每食豐潔。無少懈。束修外。別有資助。一時爲師者。以不得館王氏爲恨。後蘭溪中清嘉慶庚午舉人。其子小溪。亦登咸豐間鄉榜。居然世家。敬師之善。獲報如此。

(十七) 吳門向稱重師。不獨科第世家。即尋常士庶。力能延師者皆然。嘗聞某氏嫠婦。撫獨子。不惜重修。訪求良師課讀。其子年十二三。初解作文。師教法既善。母亦毫無姑息。是以竿頭日進。五經三傳三禮誦畢。八股成篇。師患咯血。需遼參半兩配藥。婦出之。無吝色。師請照市值抵修金。婦堅止。修仍照送。師病

旋愈。感甚。每夜漏三下。課勿怠。冬後嚴寒。一日。講解甚久。婦屏後靜聽。僵凍難支。師笑曰。此時安得白酒醬腸一飽。禦此寒氣乎。又刻許。罷講。忽見婦捧出熱酒一樽。醬炙豬腸一簋。熱氣薰騰。香味流溢。師大喜。猶謂購諸市肆。繼思時已深更。未必有此。詢之婢。果出家庖。自釀。蓋其家本畜豕。婦聞師語。即潛至廚下。督婢媪。執牢礪刃。咄嗟而辦也。師慚愧不安。次日卽肅衣冠。虔詣至聖先師前。焚香矢誓。曰。某所不盡心講授。以致誤人子弟。當爲覆載所不容。神其鑒諸。後二三年。徒益精進。旋入泮。師乃辭去。婦猶挽留。師曰。賢郎已成之學。可以自讀。遙從閱文可耳。後五年。師往同登鄉榜。未幾先後成進士。噫。巾幗中能如此尊師。洵不愧爲賢母矣。

(十八) 福建尹固窮。家極貧。有鄰親張懷璞。延師於宅左文昌廟教讀。尹送其子天錫就學。其事先生。如事父親。至數年。其子之學不加進。尹越尊敬先生不懈。一夕夢帝君。諭曰。念爾事師心誠。當使爾子聰明異常。後果中進士。官至侍郎。李懿。保定人。富甲一邑。生平尊師重道。一毫不敢輕慢先生。每見讀書人。便肅然起敬。其後二子三孫。俱登科甲。自恃其財富。薄視讀書人者。宜其家多出不識之無之子弟也。

(十九) 明新安縣汪會道。性極聰明。凡書過目成誦。八歲卽能詩文。惜不敬重師尊。傲慢無禮。稍不如意。便生怨罵。一日獨坐館中。忽作呵欠。口中跳出一物。指生曰。汝本當大魁天下。因汝怨恨師傅。削去祿籍。上帝爰命我還。吾從此去矣。言畢不見。

。汪讀故書。茫然不識一字。

(二十) 昔有一生。少孤貧。無貲就塾。後寄食隣邑東村。蒙師憐而教之。既長。穎悟過人。時蒙時沒。生歸試。遂入泮。每試必冠同儕。文宗甚加器重。因問師承誰人。對曰。得之庭訓。文宗贈以詩。有家學淵源杏苑聯翩之句。由是才名益盛。人有問及蒙師者。生曰。從事多年。得聞者。惟性與天道耳。蓋謂其文章之不工也。旋赴省闈。遇請乩者。生叩之。仙判曰。杏苑何年望聯翩。只因家學欠淵源。東村笑殺寒酸相。到處逢人說性天。生見之默然。同寓有知其事者。共相傳播。以爲笑柄。士林咸鄙薄之。是科下第。憤然病狂。指天畫地。語多不解。有詰之者。則曰。吾言性與天道耳。數年雷震之於其師之墓前。

(二十一) 王文肅錫爵。當韶稚時。有塾師某。僅攝館十九日而去。久且忘之矣。公登第後。未嘗踵門一叩。及歸田。有佃以貧負租。家丁繫其父子歸。其老家主。則即攝館之某師也。年九十餘。不關家政。因其子若孫被繫。其媳請救于翁。某不得已。躬挾刺以投。公見刺而驚曰。師猶在乎。向久忘之。某罪多矣。疾趨迎之入曰。闕於侍奉。罪甚。掖入書齋。請款留。而親釋其子若孫使歸。留數月餘。侍奉甚優。某不自安。辭歸。公固留之曰。余老人也。坐臥須人。府中使令雖備。不若吾子若孫之適吾意也。乃送之歸。至則峻塘崇宇。丹堊煥然。某驚曰。此殆非是。曰。太師令改築也。遙見男女。皆衣文繡。簇擁而來。倉皇欲退。及至前。皆家人也。問何遽若是。曰。太師賜也。某太息不已。索筆

書數語藉使以謝云。昔稱吳人最知尊敬塾師。故前清科甲之盛。冠於各省。不其然乎。

附錄戒淫韻言

周仲評君原作

女色

萬惡首淫。衆生勿犯。見色勿貪。守身爲上。欲斷情根。先空色相。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功格

一日晝夜。不起淫念。淫畫淫書。不購不見。不交淫友。不蓄僕。杜絕邪緣。一功堪叙。不履邪地。一次一功。不談淫褻。一事一功。見人色美。不盼不評。勸人節慾。免疾保身。防禍未然。遂一淫人。戒淫若此。五功告功。居家能節。遇妓不染。節忍。

若斯。十功不淺。完一婢女。或一婦人。曲全其節。百功堪欽。當可染境。操持不染。一有百功。君其自勉。拒絕一個。婦女私奔。造作一本。戒淫書文。毀卻一本。誨淫書版。各五百功。行宜勇敢。爲人一生。不染二色。如此守身。一千功德。

過格

造淫書畫。流傳刊印。或因邪淫。致死人命。提倡獸慾。侈言性色。無量罪過。萬劫莫赦。或因邪淫。離人夫婦。或致墮胎。千過難恕。佔人妻女。誘姦幼女。淫一尼姑。孀婦處女。五百過端。貪淫何苦。淫良家婦。或其婢女。乳婦僕妻。百過難補。以好色。調戲女人。惹禍生事。因起奸情。好色致病。令父母憂。父母之喪。入內褻宿。亦犯百過。極早回頭。代致邪束。或製淫方。原

失節婦。貪慾成姦。均一百過。切記勿忘。

流連娼優。眠花臥柳。或蓄戲妓。俊僕在家。犯五十過。何苦留他。淫蕩一次。三十過加。起邪淫心。私一女子。點邪淫戲。護淫男女。對於婦女。任情戲謔。十過莫逃。愼毋輕薄。遇見美色。留盼評戲。居家淫蕩。非時非地。聞蕩穢事。津津得意。私窺婦女。五過宜記。喜問人家。婦女美醜。與人批評。五過當有。祖先忌日。房中不戒。三過不輕。勉之無懈。家蓄淫書。或藏淫畫。一日三過。悚然可怕。戲作淫語。狹邪游詞。一次一過。其速改之。其或行動。不避婦女。罵人詞中。夾淫穢語。家居裸體。一過難補。我願衆生。有則急改。改過不吝。君子人也。若讀斯言。鄙爲迂腐。業果相續。果報不虛。遠報兒孫。近報自己。

尹 氏

書 卷 卅

人 師 與 生 徒

九 八



民國二十三年仲春月刊

敬管字紙

武陵皆春居士編輯

翻印勸化功德無量

